

# 小说月报

XIAOSHUOYUEBAO

## 原创版

### 2012年精品集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
# 小说月报

XIAOSHUOYUEBAO

## 原创版

### 2012年精品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 2012 年精品集 / 万方等著. —天津:  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306 - 6203 - 8

I. ①小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  
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6199 号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35.5 插页 2 字数 528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9000 册 定价:59.00 元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  
二〇一二年精品集



目 录

---

林那北小传

003 紫薇似的天花板 林那北

关仁山小传

049 马座陶灯 关仁山

川妮小传

105 杰西卡,回家吃饭吧 川 妮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  
二〇一二年精品集

目录



- 何大草小传
- 155 鸟镇的光 何大草
- 袁亚鸣小传
- 197 跑路 袁亚鸣
- 陈九小传
- 247 水獭街轶事 陈九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  
二〇一二年精品集



目录

---

- 邵振国小传
- 279 鸟与恐龙 邵振国
- 李铁小传
- 345 牺牲 李 铁
- 韩梦泽小传
- 381 月光下的平民 韩梦泽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  
二〇一二年精品集

目录



朱晓琳小传

415 幸福草 朱晓琳

红日小传

449 报销 红日

万方小传

489 女人黑宝 万方

深圳闲人小传

515 我的儿子我做主 深圳闲人



## 林那北小传

林那北,女,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浦之上》、《我的唐山》、小说集《唇红齿白》等十八部著作。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供职于《中篇小说选刊》杂志社。





# 紫薇似的天花板

□ 林那北

是依薇先看到那一点的,不大,黄豆般体积,暗红,偏紫。依薇手往空中一举,说,你看你看你看。

依薇正躺床上,我也躺床上,一条鄂尔多斯毛毯共同横过两人的肚皮。

我们刚从泉州回来,去看我母亲,她病了,上吐下泻,打电话来叫我们回去,声音凄凉,说只能见上最后一面。我父亲早逝,家中只剩一个母亲,这是大事,就火速赶去。但带她到医院一看,不过是吃坏肚子。奔跑了几天,我倒没事,苦了依薇,她连怨言也不敢说。

我结婚前一个星期,我母亲才得知依薇这个人,她一下子就恨上了。泉州宋元时期曾经“涨潮声中万国商”,很多老外沿丝绸之路乘船而来,生意做着做着,后来又跟当地人通婚,算杂交品种,后代五官很特别,高眉深目挺挺的鼻子。我母亲看那样的五官才顺眼,所以一直对我说只许找泉州女人。说了这么多年,终于说到我要结婚了,却偏偏不是,她心头这口气出不来,脸色对依薇就没法好起来。

我有心哄依薇,她手一扬说,没事,就当旅游,难道你更希望妈所说属实?

被这一反问,我就笑了,心里颇感欣慰。依薇没事最好,我母亲没事更好。没事我们就回来,到家洗了澡往床上刚一躺,依薇就叫起来了。

你看你看,你看嘛!



依薇以舌尖顶住上齿龈，压扁声带，话变得拖泥带水。这时候的依薇可爱不可爱姑且不论，她的手那么执著地举着，我也不能不看。

我的目光看到她手背时停下来。依薇身上皮肤跟豆腐似的，柔软细嫩，这和她年纪是相称的。可是她的手，从手肘开始，就公然起皱，一点点往下皱，皱到手背，已经距她二十五岁的妙龄相去甚远了，就好像在水中泡了极久，刚刚提起来似的。如果身子是一棵树的话，该树极其茂盛，而伸长出两根枝丫，却明显养分不足，濒于枯萎的边缘。从一开始，我就发现依薇手上的毛病，这使我几乎却步。最终以大局为重坚持下来，事实证明这是对的。三年的婚姻生活，以美满来概括也不为过，而且呈越来越美满之势，这在现代社会，比中宝马大奖还难得。据统计中国完美型夫妻只有3%，我们有幸成为其中之一，实在可喜可贺。只是，她的手，她的手一进入我视野，马上就成了一团乌云。

你看嘛快看嘛！依薇把语调加重，手臂还往上狠戳几下。这样，我的目光就继续向上，顺着她的指尖向上，终于在天花板上停下。

这幢楼一共八层，我的房子在七层，705，结婚前装修的，天花板至今还白得晶莹。可是，依薇指尖所向，那里有了变化，分明多出一点儿暗红偏紫的颜色。

像紫薇花啊！依薇很高兴。她因为叫“薇”，就一直在紫薇的包围中长大，先是她母亲在小院里种，后来她嫁过来，嫁妆中居然有两盆紫薇，都郑重其事地放到我崭新的阳台上，开始了繁衍生息。

真的很像啊！依薇进一步强调时，脸转过来，手终于垂下，在我肚皮上拍拍，那意思是让我附和一下。我挺聪明的，知道这时候唯有附和才有出路，我说是啊，很像，真太像了。

那天关于天花板的话题就此结束，然后关灯，做爱，睡觉。

其实应该多想一下。

房子是在我亲自监工下一步步装修起来的，油漆工用洁白的石膏粉拌腻子胶打底，用粗糙的砂纸磨过，然后用更白的立邦牌底漆面漆一层层地刷过，于是，墙面与天花板连成一体，像一片皑皑雪原，闪着晶莹的光。那么，离家才几天，这一点，这个紫薇花似的一点，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？

我没有想，依薇没有想。我们在这个天花板下又睡了两个晚上，到第



三晚,依薇的手又往上举了,她说你看你看!这一次,她甚至来不及将舌尖顶住上齿龈,声带也不压扁,话就急急出来了。快看呀!依薇嫌我迟钝了。

我看到我的天花板再也不是纯净的雪原,而是一撮一撮地落着花瓣。

依薇开始清点:一朵两朵三朵四朵五朵!呀,王清天,有五朵了哩。

五朵大小不一的紫薇花开在我的天花板上。

## 二

住在我楼上的户主姓包,具体名字不详,就叫他老包。老包的妻子低眉顺眼,看上去事事依从老包。他们的儿子,年且二十,极其瘦弱,弓着背,佝着腰,屁股干瘪,远看比人高马大的老包暮气很多。我听到老包叫他儿子:包——子——!声音不是直线的,而是凹凸曲折,飘飘忽忽。包——子——!老包常站在阳台上往屋里叫,叫了一声,再一声两声,慢慢才有拖鞋声疲疲沓沓地响起。

这个小区靠近市一中和省实验小学,前面临八车道大路,后面是碧水悠悠的人工湖,环境开阔,南北通透,风呼呼刮动,夏天都未必需要空调。有这么多优点,不用说,房价就分外高。我在这里买房是因为依薇是实验小学的老师,住在这里便于她上下班。将来有了孩子,上学也方便。

关于孩子我想得远了点,那时我还没结婚,但已经开始渴望孩子,而且,私底下我希望是双胞胎,生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。未结婚就想孩子,这是我没出息的地方。

装修时,上面卫生间有水渗下,我去交涉,老包正在屋里对工人指指点点。我表明来意,老包很客气地说对不起对不起,这幢楼的质量看来成问题,楼板太薄了,建筑公司肯定偷工减料了,马上让他们修,马上马上修。

结果修了一次不行,两次不行,第三次卫生间水是止住了,客厅又出毛病,堆在那里的湿沙子又穿透水泥板,水汪汪地洒到我的天花板上。我只好再找老包,一直找到不渗为止。这么反反复复地找,就找得有点熟了。我姓包。是他自己主动告诉我的。他还告诉我是为了儿子买这房的,儿子在一中,读高一,天天跑来跑去的挺费时,干脆就在学校旁边买房,房价虽

贵了点,但时间就是金钱,将来儿子上了清华北大,什么钱能买得来?我当时好像还夸了老包,觉得他站得高看得远。大家现在都只有一个孩子,小东西是否有出息决定着咱们后半生的悲喜苦乐,用成语来概括就是成败在此一举。老包听了很高兴,把我当知音了,连连说就是就是就是。

我那时对老包印象不错,觉得他脾气温和,文质彬彬,最关键的是讲道理。如今讲道理的人比熊猫都稀有,许多人都当自己是老大,一肚子都是暴戾气,就是开车把人撞伤了,半句道歉话不肯说,还要再连捅八刀把人彻底弄死。幸好老包不是这样的人,要是与这样的人为邻,就太缺安全感了。

装修好,老包没过一个月就搬进来。如今三年过去,一算,他儿子去年就该到北京上大学了,可是,包子并没走。偶尔,我听到老包在楼上长一声短一声包子包子地叫唤,心里不免一动,也有点好奇,觉得该问问为什么。但平时不常碰到老包,就是碰上了,彼此点个头,擦肩而过,我还是把这事给忘了。总之没问。

### 三

我一开始认识依薇,她就向我灌输紫薇花的知识。

我并非高雅之人,从小就讨厌养花养鸟,别人家阳台上葱茏绿意和鸟语狗吠传来时,我母亲都会撇着嘴满怀敌意地说,人都养不清楚,还有脸养这些东西!每次台风到来,阳台上的花盆都要给街道制造一些麻烦,我母亲的愤愤还是有根据的。她身上许多优秀品质都跟我无关,这种情绪却渗进我皮肉里。依薇跟我说紫薇属屈菜科。我问什么是屈菜科?她就不得不把屈菜科对我解释一番。然后又跟我说在北方有人把紫薇花叫成猴刺脱。我一脸无辜地问什么是猴刺脱。我以为这么问来问去,依薇很快就会筋疲力尽,于是断然将传授花卉知识的热情熄灭。不料,她比孔子还诲人不倦,还不屈不挠。她说,我告诉你,一年紫薇能开三四月花哩。别以为所有的花都没有百日红,紫薇花就做到了。然后,她把我带到她家。她家是独门独院的老别墅,房子肯定有不少年头了,说不定是旧社会哪个老板留下的,新中国成立后被依薇爷爷住了,依薇父母又接着往下住。我看





到墙上的大青砖已经失血般苍白或者青淤般长出苔藓，但院子里有几株紫薇花却是生机勃勃，有一股年轻的姿态和斗志。依薇让我看，她说，我出生那天我爸种下的，它们跟我一样大。

她还拿出一沓照片给我看，照片上都是她，她的背后都是她家的这个院子，院子里都开着紫薇花，而上面标的日期虽不同年，却是同一月同一日——从一岁到出嫁前生日的那一天，原来她都要在院子里的紫薇花前，以同样的姿态拍下照片。

然后，她又把我带到青青公园，指着一株老树说，看，这株紫薇花树！

我那时毛孔马上就竖起来了。那是什么树啊，身上一丝皮都没有，像个忘了穿衣服的老妪，嶙峋张开的树枝则如一双青筋暴起的魔手。我下意识地眼一闭，就掉转头。这个细节被依薇发现了，她不满地推推我说，王清天，你为什么这样？
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株树让我感到鬼气。但我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将再次陷入没完没了的普及紫薇树知识的汪洋中去。

有一天从学校回来，依薇脸上放出吓人的亮光。如果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会怀疑她在外面遇见王子并被求婚了。王清天！她叫起来，手在空中重重地舞了一下。哎呀王清天啊！我打断她，我说，行了行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依薇的手指向窗外，眼睛清丽丽地发亮。

你下班回来时一点儿都没发现？

发现什么？

工人在挖地啊！

挖地干吗？

依薇说，挖地种紫薇树呀。

我走到阳台往下看，人行道上原先种的是很女性化的甲羊蹄莲，一片片圆滚滚的叶子，或白或紫的花有时开得丰润，有时又开得干瘪，像个脾气乖张的任性女人，都弄不清它们体内究竟有多少能量与资源。现在它们没来由得突然都被挖掉了，剩一个个漆黑的坑，像豁开的洞口，七零八落地敞着，其中几处，已经换上叶片细嫩的紫薇，树小小的，如同初到异地的孩子，怯怯地站着，浑身害怕。

是我干的。依薇翘起下巴，说得十分肯定。我班上有个学生家长是市

园林局局长。开家长会时,我特地向他提出要求,在这条路上种紫薇。我那时也就是说而已,以为不过是一句废话,结果居然真种了呀王清天。

我点点头,以此对她表示祝贺。

娶了一个叫薇的女人,结果她带来一堆树。这个事实看来是改变不了了,转念一想,带树来毕竟比带卑鄙下流或者风流来好,况且,这个紫薇树,看着看着,我也习惯了,慢慢还生出几分好感。就好比是依薇,娶她时心里也没太多激情。大学毕业时这个省的画报社去招聘,广告贴到我们新闻系的宣传栏上。我看待遇不低,工作的性质也被他们渲染得很有奔头,就不顾我妈的死活反对来了。来了后悔也晚了,一个人孤单过了几年,有人介绍个小学老师,见了面还算顺眼,就草草结婚。心里当时想得挺卑鄙,觉得先结再说,咬一口是一口,实在不行就离,反正是外地人,拍拍屁股咱说走也能走。没想到依薇给我惊喜,日子过着过着,竟越过越有意思了。唯一缺的只是孩子。依薇始终没怀过孕。

这时电话响了,是我妈的声音,她说阿天,那家医院会不会技术不行误诊啊?

我明白她的意思,她思来想去不相信自己只是吃坏肚子。去年她从街道主任位置上退休后,就老怀疑自己得病。周围谁肝癌死了,她就怀疑自己的肝;谁肺癌死了,她又不信任自己的肺。总之所有的器官都被逐一揪出来,不放心过一遍了,仍没有止住的迹象,反而在变本加厉中。我问,药都吃了吗?

她说,吃了。

还拉吗?

她呻吟了一声说,拉倒不拉了。

吐呢?也不吐了吧?

她叹口气说,是不吐了。

我说,不拉不吐,病好了,你都可以去评健康之星了。

我妈还是叹气,一声接一声地叹,乍一听仿佛在说不吐不拉遗憾似的。

也许她来这里跟我一起住会好些,但真要来,我又怕。这件事不慎重不行。我说妈,没事,你别七想八想的。我边说,边仰头望着天花板上的紫



薇花。心想，好好的房子，不能这么被糟蹋，我得去找找老包了。

#### 四

老包不在，门紧锁。

明明听到上面有隐约拖鞋声，再上去敲门，叮咚叮咚，门铃都快被我压爆。里头的木门开了，只开一个小缝。谁呀？声音从铁门中央小洞传出。不是老包的，那就是包子了。我说，包子，你把铁门打开。包子说，你是谁？我说，是楼下705的，你们家什么东西又往下渗了。包子说，噢，是吗？真的？对不起，我跟我爸说说。就把木门又关上了。

过一会儿，包子下来，也敲门，笑眯眯地进来。

叔叔！他叫道。

我吓了一跳。我27岁，跟他算同辈人，他居然这么叫。回过头，他叫依薇姐姐。依薇扑哧一声大笑，眼泪快笑出来了。职业果然能侵蚀人，作为小学老师，整天与花朵般的儿童混在一起，依薇身上其实也横贯着强大的孩子气。她说，小弟弟，包子弟弟，坐，快坐。

包子也不客气，就坐到沙发上，双腿并拢，手搁膝上，老老实实地笑着。

我说，包子，跟你爸说了吗？

说什么？

你家什么东西往下渗的事呀。

包子好像忘了，挠挠后脑勺，挺不好意思的。叔叔，对不起，我爸昨天去新疆开会，把我妈也带去了，过十几天才能回来。

我很不高兴。他们不在，你在，你总知道什么东西往下渗吧？

包子说，卧室的地板坏了，前两天重新装修，重新铺金钢板，大概没做好，所以渗了，对不起你了叔叔。

他们家铺的是金钢板，装修时我曾去看过。老包当时说，楼板太薄了，所以想来想去只好铺金钢板，金钢板铺之前要用水泥拌沙子找平，把这一层水泥弄得厚一点儿，等于加固楼板。老包劝我也这么做，我跟依薇商量一下，就同意了，连金钢板买的都跟他同一牌子。仅仅三年时间，我家的地





板还跟新的一样，他们家的地板却坏了？

·依薇拍拍我的头，很夸张地也跟着叫：叔叔！人家装修，没事，天花板上有几朵紫薇花也挺好的，你说是不是啊包子。

紫薇花？包子很不解。

我说，你们家一装修就渗个没完，以前渗的是水，现在是什么鬼东西，红彤彤的。

红的？包子不信似的，就站起，往主卧室去。卧室门虚掩着，包子像在自己家，一把推开，仰着头，绕着床走一圈。真的渗了，他自言自语，又费力想了一会儿，回过头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，低声叫道，叔叔。

别叫我叔叔！我打断他。

叔叔，他不为所动，坚持往下说，声音仍然低低的，带点怯。大概是红漆，红漆渗下了。

难怪，依薇说，像不像紫薇花？

包子往上再一看，不太同意依薇的话。他说，说它们像梅花也未尝不可，梅花比紫薇花好，梅花欢喜漫天雪，冰死苍蝇未足奇。依薇马上急了，列举紫薇花的很多好处。包子笑笑，一副好男不跟女斗的宽容劲。依薇追着问，是不是，是不是紫薇花好？包子息事宁人地摊摊手说，姐姐，你觉得好就好。

我被依薇弄得有点烦，又挺奇怪的，卧室装修，用红漆干吗？金钢板一片一片都是现成的，铺下去就行，用红漆干吗？不过，这跟我无关，有关的只是天花板。我说，这怎么办？我的意思是，无论梅花还是紫薇花，反正是他们家渗下来的，得给我弄掉，并且杜绝根源，不能再渗了。

包子听懂我的话，他说，叔叔，你别生气，我把工人再叫来，你就放心吧。

包子边说边从卧室出来，一扭头，看到旁边的书房，就趑进去。我的书房跟别人的不一样，别人把大电视放客厅显著位置，我却不是。我家客厅没有电视，却把平板液晶大电视挂在书房墙上。包子就站在电视前，定定地看着。有54吋吧，叔叔？

我说，是呀，54吋。

包子像质检员似的用手在电视的边沿仔细摸了一遍，然后微微颌首。

